

中國歷史演義全集

民國演義

(抗戰史)

杜學山 著

## 關於「民國演義」

李 敖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是辛亥年陰曆十一月十三日就職的，陽曆正是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這一天，中華民國正式成立。值得注意的是，清朝結束並不在同一天，清朝結束是辛亥年陰曆十二月二十五日，陽曆是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前後相差四十三天。

這四十三天中，南北方之間達成一項重要的認同，就是民族觀點的博大化。二月十二日，清朝主政者的遜位詔書裏，表明「總期人民安堵，海內乂安，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的觀點；三天後，二月十五日，臨時大總統祭明太祖陵，在對這個「驅逐胡元」的漢族皇帝的祭文中，表明「五大民族，一體無猜」的觀點；三天後，二月十八日，又發表「孫大總統布告天下電」，表明「合漢滿蒙回藏為一家，相與和衷共濟」的觀點。這些觀點，都是很博大的。清朝主政者開始「人心思『漢』」和民國主政者停止「人心不『滿』」，停止「驅逐韃虜」的

時間性政治性號召，大家以博大觀點示人以廣，這是民國成立的第一進步。

清朝遺老寧荃孫，在他「藝風堂文漫存」卷四裏，提到辛亥革命說：「亂起一隅，多方響應。如狂飈之亂捲，如野燎之四起。甫及四月，遂移國祚。稽之史冊，亡國未有若此之易者！」

不錯，「亡國未有若此之易者」，但是國「亡」了，舊政權和新政權之間，竟能以「優待條件」達成博大觀點的和平解決，這真是中國人的政治技術！

中國人的政治技術，千百年來，一直表現在帝制王朝裏，民國來了，對中國人是一種難乎其難的新經驗、新試驗、新考驗。中國的先知告訴中國人——「革命尚未成功」，中國的前途，還須要順天應人的革命！

## 第二三二回 鬼門關前動手術 汪公館外醜跳梁

現在再說汪逆兆銘自從在他的生辰那天，被蘇逆成德跌碎了一座送給他的大理石雕像，認為是不祥之兆，同時又因日方對「偽府」的控制加緊，引起他心境上深刻的苦悶，借酒澆愁，在辦公廳裏大哭一場以後，不料舊疾復發，當初被愛國志士孫鳳鳴打進的一顆子彈又在他背部作怪起來。到了三十二年十二月左右，病勢逐漸加深，背部胸部及兩脅的痛楚日益加劇，終於臥牀不起，由一位德國醫生加以診治。這位德國醫生的醫術倒也相當不錯，經他診斷之下，認為汪逆的致命傷固然是由於夾在脊椎骨第五節始終沒有取出的一顆子彈，但汪逆年事已高，並且患有糖尿病宿疾，倘若施用手術，恐怕不但無益，反而有危險。這診斷原是不錯的，倘若汪逆能始終由這位德國醫生診治下去，未嘗不可以延長他幾年奴才命，到勝利後再伏國法，無如汪逆命該告終，在他臥病的當兒，竟有一位催命鬼來做他的勾魂使者。這催命鬼是日方「中國派遣軍」後藤部隊長的軍醫官，日方聽說汪逆病了，便派遣這位軍醫前來診視，在他們也許未嘗不是一番好意，誰知却反而因此斷送了汪逆的壽

命。原來經這軍醫診視之下，竟完全推翻了那位德國醫生認為不能動手術的診斷，而堅持着必須施用手術，並且相信開刀的結果必然可以起死回生。汪逆起初猶豫不敢遽允，後來經不起日方的慫恿，他的恐日病業已入骨，不敢違拗主子的命令，加以他也知道這顆槍彈留在他的背部無異附骨之疽，非去不可，於是便也同意了日方的提議，於十二月十九日在南京開刀了。這一次的開刀，當然是最不智的舉動，這位起碼的日本軍醫官只有開刀的膽量，却没有起死回生的把握，他不過眼見汪逆的生命已在危殆中，與其拖延下去，不如拿他的生命當做一件試驗品，冒險逞此最後一着，這樣的開刀當然是非常輕舉妄動的，汪逆居然竟會同意，也可說是天奪其魄。

果然，在開刀以後，汪逆便面臨着悲慘的惡運了，從三十三年一月起，傷口便發生急劇變化，不久便轉為壓迫性脊椎炎，顯見這次的冒險舉動是完全失敗了。這幾天裏，汪逆終日發着高熱，呻吟牀褥，轉側不安，後來陳璧君等眼見病狀不對，復經日方主動，終於在一月三日把汪逆護持着送上飛機，飛到日本名古屋「帝國醫院」去療養。這一去，便不啻把汪逆送進了「鬼門關」，照汪逆當時的病狀看來，所謂療養，實在已經到了他生死的最後關頭，所謂復原，根本已經絕望，他的病狀時好時壞，終至全身癱瘓，臥牀不起。自從汪逆臥病日本以後，淪陷區裏忽然發生

一種謠傳，說是汪逆已經在日本死了，說這話的人還說得鑿鑿有據，好像確有其事似的，其實汪逆那時在日本臥病則有之，死却還未免太早，淪陷區裏的民衆所以廣播汪逆死亡的消息，無非借此發洩一下他們對汪逆的痛恨心理而已，可是這却合上了一句古語：「千夫所指，無疾而死」。到後來汪逆真的死在日本，恰如淪陷區民衆對他的咒詛，也真可說是巧不可諧了。

當汪逆還沒有飛往日本療病以前，「偽府」的一切設施業已腐敗不堪，一羣無恥的奸逆祇圖有錢可撈，不論什麼搜括民衆，毒害國家民族的事都做得出來，尤其使人切齒痛恨的是實行鴉片公賣。南京城南烟館林立，幾至五步一燈，十步一館，還有無數的舞廳賭窟，集中在南城一帶，形成一個巨大的罪惡淵藪。南京的一批青年學生，他們雖然在偽方所設立的學校內受着奴化教育，但他們的熱血並沒有冷，眼看着「偽府」羣奸無法無天，毒害國家民族的情形，不禁個個義憤填膺，由於環境的惡劣，思想的苦悶，便激而爲行動。三十二年十二月八日，偽「中央大學」的學生忽然組織起來，實行「除三害」運動，所謂「除三害」，便是肅清烟賭舞三毒。學生們從事這個行動是有計劃有準備的，他們打算和「偽府」搗一下蛋，然後跑到大後方去，參加抗戰陣營。那天傍晚，偽「中大」學生開始集合成羣，向城南的罪惡淵藪撲奔過去。當時夫子廟設有兩家舞廳，一家叫國際舞廳，是殺人流氓常

逆玉清開的，還有一家叫新亞舞廳，開的人是南京紅幫的邢某，兩家舞廳，成爲「偽府」中一羣中下級僞員的造孽錢的疏散地，在僞員和流氓的混合勢力支撐之下，開了已有好幾年了，每晚依紅偎翠，胡天胡帝，不知死活，誰想這番却遭了劫運。學生們衝進舞場以後，便要檢查「身份證」，準備公開發表，暴露「偽府」黑幕，許多僞員一看情勢不妙，有的鑽到天門台上去，有的躲到廁所，有的趕緊把「身份證」藏在沙發裏，饒是這樣，畢竟有一個僞「外交部」的職員給學生們抓住了，第二天便由「偽府」下令「免職」，以示敷衍。當下一部份學生看守住舞場大門，其餘一部份學生便跑到各家鴉片烟館裏查抄，當場查出了不少「偽府」職員。這時有一件奇事發生了，當學生們一直搜查到建鄴路附近一家烟館裏時，恰巧僞「警察總監」李謳一和他的朋友在座，堂堂「警察總監」，竟會坐在烟館裏，這已經可說是無奇不有了，誰知這個僞警察頭腦，一見學生們衝進門來，反而莫名其妙，居然大聲喝問道：「你們來幹嗎？」學生們因爲他是個有槍階級，不得不把這番肅清烟賭舞運動的經過向他解釋一番，李逆滿口打着「官腔」道：「這事『政府』自會處理，不是你們的事。」學生們以「既來之，則幹之」，當下便不理睬李逆，一湧而上，把烟燈烟槍在地上亂摔亂擲，急得烟館老闆滿頭大汗，向李逆嚷道：「我們對『政府』納稅領照，也是『正當』營業，怎麼可以這樣搗亂？」李逆於是便在座上

下令叫城南戒嚴，如果學生有所動作，不惜以武力彈壓，學生們到底是學生，這一次的行動又沒有背景，沒有有勢力的人抱腰，怎能和有槍階級相抗，但是騎虎難下，到後來還是有一個代表想出辦法：「找林柏生去！」他們所以要找林柏生，是因為林逆這時已開始在做收買青年的勾當，他做了偽「青少年團總監」，剃光了頭，戴起攬角帽，每天這樣扮着青少年，因此學生們便想到問這傢伙去。學生們成羣結隊的闖到了上海路林逆的寓所，林逆已經睡覺了，學生們在門口大叫起來，林逆於是問衛士：「門外有什麼事？」衛士說：「有大羣學生要求接見。」林逆知道有事了，跑到洋台上去一看，只見下面學生亂七八糟的大叫，於是便問學生們有什麼要求，學生說：「我們要求禁止烟賭舞三毒。」林逆一聽，這些都不是自己該管的事，不過他素來是個工於心計的人，眉頭一皺，計上心來，覺得這正是借此沽名釣譽，奪取「青年領導權」的好機會，眼前的一羣青年，正是給他利用的對象，於是他忽然「慷慨激昂」起來活像個「革命家」般演說了一通：「烟該禁，舞不該跳，賭更害人不淺，你們幹吧。」學生們便要求保障，林逆想了一想说：「你們幹吧，不過，讓我來『領導』大家，明天和他們交涉去。」這樣一說，果然把學生們騙走了，林逆打發了學生們以後，獨自籌思了一會，覺得機會來臨，如果「領導」所有學生，使他們都來擁護自己，何愁不坐第一把交椅，他却没有想到，他自己還

靠了鴉片烟養活他呢。

原來「僞府」的所謂「國庫」收入，完全靠了鴉片毒品，如果禁止了，這羣奸逆吃些什麼？可是林逆當時却没有想到這一層，反而認為機會不能錯過，因此第二天就像煞有介事的交涉去了，誰知「僞府」羣奸一商量，不得了，鴉片烟一禁，勢非大家都喝西北風不可。無奈林逆「領袖慾」過度，爲要維持他的面子，對學生好交代，堅主禁止，弄得羣奸沒有辦法，祇得下了一條「分期禁絕」的「命令」，爲了要「分期禁絕」，又產生了一個僞「禁烟總監」，這是一個有名無實的機關，試想既屬「分期」，當然在這期內理應照實以「救濟烟民」，這是羣奸的烟幕彈，目的是想使林逆不再出面搗亂，其實林逆又何嘗真想福國利民的去禁烟，不過打算藉此機會增長他的勢力而已。林逆這樣一來不打緊，却使得奸逆羣中有一個人暗暗對他咬牙切齒，你道這人是誰，原來便是唯一的毒品衛道者梅逆思平，梅逆爲僞「內政部長」，而鴉片烟稅一向是他上下其手的，林逆爲了要討好青年而從事禁烟運動，無形中却影響了梅逆的財源，梅逆原是屬於周逆佛海一派，於是便在周逆面前迭次訴冤，周逆見林逆在收買青年，恐怕他的勢力大起來，於己不利，所以也蓄意要驅除他。有一次，林逆和梅逆大吵其架，梅逆得了周逆的支援，有恃無恐，居然有聲有色的大數林逆的罪惡，林逆却無可倚靠，他唯一的靠山汪逆已經飛到日本療

病去了，因此當場吃驚，回家以後，便怒氣沖沖的關照他的部下「準備交代」，要辭去偽「宣傳部長」不幹了。他本來打算撒一下子嬌，不料周、梅二逆已蓄意要趕他下台，結果林逆後來不能安於偽「宣傳部長」的職位，這是後話，表過不提。

且說「偽府」的一羣奸逆中，以周逆佛海的野心為最大，他自從由重慶到河內，間關追隨汪逆以後，一般觀察，都以為他們兩人真是同心協力，推誠合作的，其實這種觀察非常膚淺錯誤，儘管他們兩人都在唱着高調以欺騙淪陷區民衆，然而細加探討，就可看出他們兩人貌合神離，暗中竭力在爭權奪利。原來周逆的所以投偽，是為想找一個適當的機會，掌握大權，撈足錢財，以滿足他多年的野心，所以他們表面上是「共圖大舉」，實際也不外乎互相利用，等到利用過後，彼此之間以前的諾言，便都變成了廢話。他們由貌合神離逐漸演變成互相猜忌，不用說，汪逆是儼然以「頭目」自居的，周逆名義上是汪逆的部下，不論是陣容實力，周逆都顯然不是汪逆的對手，所以不得不暫時掩旗息鼓，而在暗中培植他的實力，由於他平日接近日本軍閥的緣故，深得日人歡心，所以在這幾年裏，周逆始終保持着偽「財政部長」這一個要職，一直利用他的特殊地位，作為展開後期政治鬭爭的大本營。他手下有幾個主要的「幹部」，便是梅思平、羅君強、丁默邨、傅式說、周學昌、陳濟成、蘇成德這些奸逆，構成所謂「周派」的中心勢力，在周逆的安排下，

分佈整個「偽府」的各階層，各地域，各機關，汪逆在未赴日以前，眼見周逆的勢力日益膨脹，已經有奈何他不得之感。

周逆當時養精蓄銳，待時而動，自從汪逆赴日後，「偽府」中的政治情勢爲之一變，日方作更進一步的控制，無形中也給予周逆以相當的助力，使周逆在「偽府」中的地位頓時提高起來，能夠和他分庭抗禮的，只有一個陳逆公博。在汪派的嫡系人物中，陳公博可說是「資望」最高的一人，可是到了周逆的眼裏，却覺得陳逆是他唯一的對頭，所以周、陳之間的排擠傾軋，日趨激烈。當汪逆還沒有赴日療傷以前，對陳逆竭力支持，曾三番四次的故意散播着陳逆準備脫離「汪派」的烟幕，實際是汪逆要代陳逆提高身價，不惜捏造事實替他作反宣傳。後來陳逆出長爲「立法院」、兼任爲「上海市長」，很明顯的是汪逆借重他來對抗周逆的措施，以後便一直釀成兩人之間的對立。陳逆平時待人平平，沒有親信的「幹部」，當時身兼兩僞職，各種設施，在在需人。陳逆常自命偉大，不用私人，實則被人利用，統御無力，周逆則多所作爲，盡量擴充實力，以爲後盾，所以陳、周相較，智愚立判。

周逆爲了要培養他的實力，不惜更加緊的在淪陷區的民衆頭上搜括。自從淪陷區裏僞「中儲券」和法幣全面兌換後，雖然一元僞鈔兌了二元法幣，又代替了「軍用票」和「華興」僞鈔，但是因爲僞鈔本身基礎薄弱，加以日軍根本不把「偽府」

放在眼裏，盡量印刷偽鈔，搜括物資，於是偽鈔價值和物資價值失去了均衡，幣值一落千丈，物價天天飛漲。周逆個人用錢如水，收買軍隊的軍費，幾個報館的開銷，還有其他秘密組織的津貼，已使他着實有些應付不了，加之「偽府」開支浩大，食齒繁多，乃不得不在銅錢眼裏翻筋斗，實行開源的方法，於是念頭便轉到老百姓的衣食上面來。他開始上了個「簽呈」給「偽府」，提議開徵「零售捐」和「消費特稅」。「偽府」這時正在山窮水盡之際，當然通過，這對於老百姓無異是個晴天霹靂，從此更加深陷苦海，不論購買什麼東西，都要在貨價以外，另納百分之五的「零售捐」。至於「消費特稅」則比「零售捐」更高，是市場向買客抽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四十的稅，稅率抽至貨價以外的四成，已經駭人聽聞，何況抽稅的種類，更是瑣屑靡遺，無微不至，連吃客飯，住小客棧都要抽百分之十五的稅，「偽府」和周逆的胡作妄為，真是「自古未聞舊有稅，而今祇有屁無捐」了。「消費特稅」開徵後，常常有許多流氓地痞，異想天開，掛着假造的證章，冒充查稅人員，到各商底去檢查有無漏稅情形，無中生有，多方挑剔，商民們不堪其擾，只好以賄賂了事，可是一批去了，一批又來，慾壑難填，因此商民們無不切齒痛恨，只好提高貨價，把他們的損失求償於顧客，於是物價一日數漲，民生更為痛苦。其次便是有了這個「消費特稅」，藉此而貪污的，宛似星羅棋佈，甚至連外國人也看不過

去，曾在上海「泰晤士報」揭發它的黑暗。「消費特稅」抽之於消費者既是無微不至，收入當然也成為大宗，可是抽了下來的「稅」如何支配？大抵不是給周逆拿去培植他私人的實力，便是給那些徵收「消費特稅」的偽「局長」和高級職員朋分了。周逆的「理財」方法，除了抽稅以外，便是借債，當初他爲了穩定偽鈔價值，曾向日本借了一萬萬日元的債，這時他又借着探望汪逆爲名，飛往日本，成立了四萬萬日元的借款。這錢到底是周逆私人所借，還是借用了民衆的名義去借，這是大家都要明白的，因此在南京出版的某週報上面，便發表了一篇「四萬萬借款作何用途」的嚴厲質問，這篇文章提出下列幾點問題：（一）「南京政府」爲什麼要借錢，以甚麼資格借的錢？是不是借人民的招牌？（二）借來的錢放在什麼地方？作何用途？（三）對外借款國民有負擔義務的，如作非法用途，國民不能承認。這篇文章發表的時候，周逆還在東京，及至回來，飛機一到上海，他的部下馬上把這份報紙給他看，祇氣得周逆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烟，連忙下令把某週報封閉。然而「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民衆的憤怒是遏抑不住的。自從「偽府」開鑼以後，物價日漲夜大，酷吏橫行，貪污成習，民衆在水深火熱之中，深受壓榨的痛苦，却没有機會可以發洩，因爲所有的訴冤信，一寄到「偽報館」手裏，便被送入字紙簍了，因此他們只好在牆壁上和廁所上，塗了些打倒「偽府」的標語，光怪陸離，以發洩他

們的痛苦。

此外，在口頭上，大家都叫偽「維新政府」中人爲「前漢」，叫「偽府」中人爲「後漢」，所謂「前漢」「後漢」是一句歇後語，不外乎指他們做漢奸時間的先後而已，如果蟬聯着做下去的，那麼大家都叫他做「兩朝元老」，從這些稱呼上，可見民衆對漢奸們輕視的一斑。這時「偽府」雖已在日本整個控制之下，但貪污案還是層出不窮，最著名的貪污案莫過於后大棒和胡政勾結偽「糧食部長」顧寶衡「次長」周乃文造成的囤積軍糧舞弊案了，這件案子鬧得很大，而且揭發這舞弊案的主動者，並不是有彈劾權的偽「監察院」，而完全由日本特務機關偵查有據，然後連人帶贓拘送「偽府」才公開出來的。這無異當面無情地揭破了「偽府」的醜臉，使「偽府」中一羣奸逆驚愧失色，無地自容，他們對后、胡二逆雖然不無惺惺相惜，然而在日方的威壓之下，終於不得不執法以繩，把后、胡二逆槍決於南京雨花台畔，后、胡的家產也都被人抄光，這也是做漢奸貪污的下場。

當時偽「糧食部長」顧寶衡也被日本軍部指名根究，而遭拘捕看管，撤職查辦，但因顧逆早已走通了「汪公館」的門路，拜陳逆璧君爲乾娘，有這鐵硬的靠山代他抱腰，偽「特別法庭」推風忌器，祇判決了一個無期徒刑，饒了他一死。這件大舞弊案，是汪逆在病中最引爲痛心的事，雖然南京方面盡量在他面前掩瞞，可是

日本方面早已詳細告訴了他，並且質問他對此類舞弊案件，有無澈底保證不再發生的把握，這樣一來，汪逆在病中經不起刺激，也是促使他病勢變化，早日走上死路的一大原因。汪逆赴日養病前，「偽府」各事，命陳逆公博代爲主持，陳逆手下既乏親信的「幹部」，而僞「維新」系人物又思東山再起，局勢頗爲危殆，陳逆乃與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深相結納，又倡實行「軍人政治」之說，將僞「江蘇省長」陳逆羣內調，充任僞「考試院長」，以厚結任援道，同時應周逆佛海的要求，調僞「浙江省長」傅式說爲僞「建設部長」，而以項逆致莊充任「浙江省長」，始得勉強渡過危局。陳逆璧君見汪逆的病始終沒有起色，惟恐自己將來失勢，乃派人到上海來和陳逆公博密商，希望能把所謂汪公館一派「僞員」，包括褚逆民誼，陳逆春圃，陳逆昌祖，林逆柏生，陳逆君慧，結合成一個團體，以免渙散。陳璧君此舉雖然自有她不得已的苦衷，但她總以爲陳公博是汪逆一手提拔的人，際此危急關頭，必能慨釋夙嫌。不料陳公博和「汪公館」派素來不融洽，而且向以偉大自命，認爲他是汪逆的最合理的繼承人，無須和「汪公館」派結合，竟以「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沒有再成立小組組織的必要」的話加以拒絕，陳璧君自此暗暗啣恨不提。

陳逆公博最寵信重用的有兩個人，一個是他的妾弟何逆炳賢，還有一個是他的

愛妾莫逆國康。何逆任僞「經理總監」後專以剋扣糧餉爲務，後復兼任僞軍「秘書長」，妄談建軍，欺壓各僞軍將領，故所有僞部莫不恨之刺骨。莫逆是廣東人，畢業於北大教育系，喜歡運動，除了打得一手好網球外，還會游泳、騎馬、放槍，脾氣一如男子，她和陳逆公博認識，還遠在民國二十一年陳逆任實業部長時代，那時她在實業部裏做一名科員，陳逆見她亭亭玉玉，生得很是健美，面孔雖然並不十分漂亮，然而天生有一種誘人的魔力，加上口齒伶俐，說起話來非常動聽，於是便和她勾搭上了。及至陳逆脫離抗戰陣營，參加「僞府」，出任僞「立法院長」，便任莫逆爲僞「立法委員」。莫逆因爲在陳逆面前說的話，陳逆無不言聽計從，因此一般熱中之徒便紛紛仰她的鼻息，走她的門路，莫逆於是便乘機參予陳逆幕中，起初還只是代辦文稿，後來見陳逆昏庸，便進一步的握住了大權，賣官鬻缺，無所不爲，甚至定起「價目表」來，僞「縣長」一缺賣多少錢，僞「局長」一缺又賣多少錢，而陳逆冥頑不靈，被莫逆玩諸掌上還不知道，還在妄談廉潔，開什麼「廉政座談會」，於是奸狡之輩，乘陳逆之短，都在鑽莫逆的門路，以爲進身之階，仕途之濫，莫過於此。陳逆的大婦李麗莊雖然知道這事，却也奈何莫逆不得。有一次李麗莊薦了個四等小職員，竟不能通過，請托的人嘵嘵不休，李麗莊拍案說：「我不知道，問賤貨去吧！」從這一件事上，可見莫逆確有整個操縱陳逆的權力。「僞府」

羣奸本來都是沐猴而冠，這時因爲汪逆臥病東京，這批跳梁小丑，更加胡作非爲，無所不至，而淪陷區內民衆的痛苦，也日益加深了。